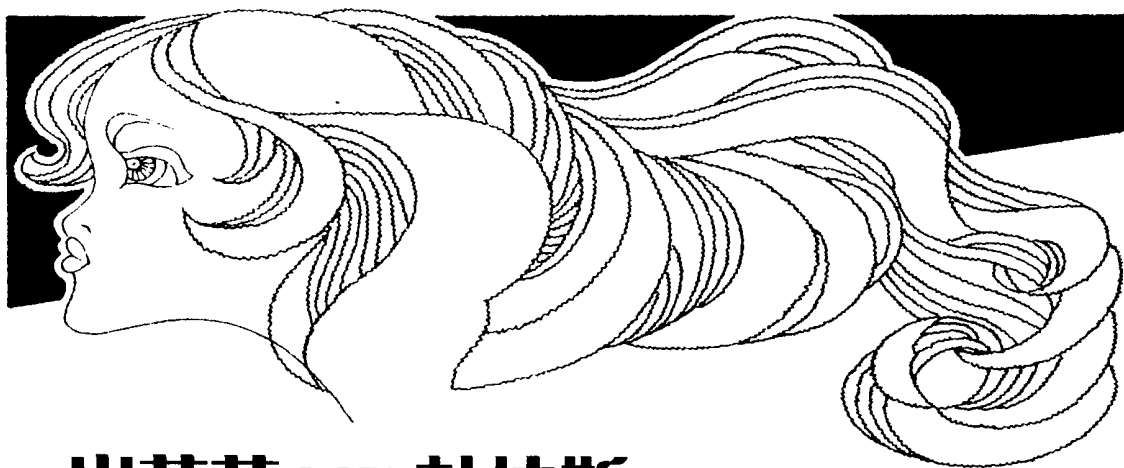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崔莺莺 VS 杜拉斯

文/安顿 图/连国庆

妇女节之前,我家附近新开茶楼。穿高开衩旗袍的女孩一通“游行”,给过路人送了小册子——《x x茶楼迎三八》。标题上面还有血红大字:“三八节女性茶客可获赠《现代御夫术》一册,让你的伴侣一生离不开你!”

这茶楼厉害,让男人一生离不开自己的女人,必有独门绝技。

回家给我妈讲,她当成段子来听,说我胡说八道。她说自古以来,女人总想男人离不开自己,等活到她这个岁数,抬眼一看,什么事儿都靠自己过来,男人离开没离开,根本不重要!哪儿有御夫术?一辈子“御”好自己,就不容易。

我妈一放厥词就引经据典,这次她拿出来的例子是崔莺莺和杜拉斯。她认为前者是没“御”好自己的典型,后者是把自己“御”得彻底的代表。

我妈给我讲崔莺莺的故事不用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而用元稹的《莺莺传》,所以我从小知道崔家小姐结局悲惨。张生进京赶考榜上有名,当即放弃与她私订终身的崔莺莺,莺莺另嫁他人。那年月,有前科的女子不好嫁,必然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张生还是个不守口德的混账,得了便宜卖乖,写书来说自己始乱终弃是远离红颜祸水的明智之举,莺莺的命运更雪上加霜。我妈说后来的文人虽八卦,把这点儿风流韵事反复拿来嚼,到底还有惻隐之心,之后的各种《西厢记》版本渐渐把恶劣结局改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皆大欢喜。我妈这种说法有没有学术依据我不知道,但她说得道理清楚。崔莺莺琴棋书画无所不精,美貌贤淑堪称女中翘楚,那时节妇女除了研究“御夫术”保住饭票也没正经事可干,饶是这样,还落个如此下场,可见,人生在世想“御”个把自己之外的人还是真难!

杜拉斯与众不同,当然,她也是“赶上了好时代”。这老太太作古已有年头,关于她的资料,汇总起来还

是一捧异彩纷呈的浪漫恋爱史。15岁半,在渡船上,偶遇来自中国北方的富家公子,演绎出以“他说他将爱她到他死”告终的绝世情缘。《情人》是如今小资必须耳熟能详的经典,梁家辉为此在大银幕上贡献了他被评为“世界上N个性感屁股之一”的臀部。实际上,如果当时杜拉斯不离开西贡和这个男人,她的命运就会急转直下,可能一生成不了作家,只能成为一个有钱东方男人的外室或蓝眼睛小妾,又或者也是崔莺莺似的结局。未足16岁的少女已懂得在人生的要隘“闪人”,那时想的不是“御”男人,而是“御”自己。她这么一“御”,那男人竟一辈子不能忘情。退步抽身早才能留下完美印象创造永恒怀念。这男人到死纠缠于这段情、这个人,是真离不开她。杜拉斯一生都是这种通过“御”自己来“御”男人的故事。她在人生的最后,也差不多风烛残年了,还把一个比自己小39岁的男人折磨得七荤八素,他承担了她的全部坏脾气、多疑和善变、幻觉和恐惧、衰老与病痛……她无数次把他赶走,他无数次哀求着回来,她不给他任何承诺,他却在她去世后消失了三年,躲在无人的角落里靠回忆慰愁肠。他的一生将被她笼罩,永无出头之日。

据我妈分析,杜拉斯一辈子大概都没琢磨过怎么掌控男人,她一直忙忙叨叨、旁若无人地做她自己,往自己最喜欢的方向上发展,往自己最喜欢的形象上去自我塑造,最后她成了她怎么爱都不够的那个人,她的独特魅力和独立精神,让她身边的人流连不已。这不是人格魅力是什么?那天我妈说她觉得现在对女人的教化真是越来越“臭屁”了,总是有多少条“秘笈”教女人笼络男人,有用吗?还不如好好修炼一下自己。

这是我在这个妇女节到来之际听到的最实际的教训。

朱珠摘自《北京青年报》

快乐只是对一时、一地,一事的考量,有时来得简单,如尿急了,及时找到一个厕所就是快

——《生命的留言》 陆幼青著